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二

宋 鮑彪 注

東周

漢志河南鞏東周君所居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桓公子威公威公子惠公惠公封其子於鞏號東周惠公然則河南鞏父子同謚也又紀西周武王赧王則謚也蓋以避秦不敢稱尊楚記頃襄十八年王赧使武公此武公赧王臣也而徐注以為惠公之子踈矣惠公之子自為東周君豈為西周用耶然兩周西先亡至莊襄元年俱滅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盡盡其心思計與秦計猶謀不若歸之大國謂齊夫存危國周有秦兵危也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厚猶重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後田臣思凡陳田皆齊公族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東之齊解免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

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問其路所從出禮遂上有徑洫上有涂）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徑步道也猶言假涂）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稱梁有臺池之樂）沙（元作少）海之上（九域圖開封有沙海引此）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無從至楚其云然不可曉也）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葉也）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齊顔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醯醬甀耳壺昆吾圜器甀甂也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兎興馬逝並喻其輕疾灕然止於齊者集韻灕滲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輓引也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人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徒步行者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士卒所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備人之所應用使稱足此八十一萬人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言許之而實不

與也顔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攻宜陽赧之七年也）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羈旅也（集韻羈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王不聽羣臣父

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卿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盡援宜陽而有秦相故說之云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㡚也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煑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德恩之也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舉兵反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之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二國以為己援齊明疑楚人兩見楚策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己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入不急則已令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則且趣我攻西周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

周

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為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於上則仰而

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壤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西豈得不疑且令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為下何補哉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獻會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此言疇昔之事陳向許皆仕周而位在相下令向公之魏楚韓之遇也亦其王遇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

往(言必君自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黶(韓史疑即厭)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韓公族)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為垣壘以遮止鄭國往來)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周發使)使之楚秦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使楚故秦疑其圖已)不信周是韓不伐也(不受秦伐)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於秦也

紀八年有彪謂十有國之士設心措辭無不出於詐若此者君子之所恕也下章次之

楚攻雍氏此亦赧之十五年也周粻秦韓粻食米也時秦救韓周以米餉之楚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勁強也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之故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秦曰君不如令王君稱蘇子王周君也此時與赧俱王其稱公後避秦也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周地故必怒稱故

者特為之怒蘇子怒最合於齊怒最而及其所合是君以合齊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產子言易世也與黨與也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前皆游辭耳故為為周最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絶句敗三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谷蓋此時秦欲敗之反為所敗也赧十八年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國以孤秦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秦也則賣宋於三國

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宋不應秦則應三國以此知赫本非宋人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襄魏哀曰欲秦趙之相賣乎此賣猶欺何不合周最兼相使韓魏皆相之視之不可離視示字二國同相最可見其交之固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哀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不利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助趙以兵使之強趙不敢戰難先戰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之之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齊固秦所欲合故其勁趙謂之陰勁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於齊者不可王不去周最

最時在魏欲之齊故此士為之言使得去合與收齊與即謂齊齊魏之與國而以兵

急之元作之急急之以兵則非合矣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此有彼曰因猶言無他事矣齊敗魏馬陵宜為魏讐因此言合與蓋其國形宜相依也

謂周最曰魏王哀以國與先生以德蓋尊稱之也與謂相之貴合於

秦以伐齊貴猶欲薛公田文故主齊閔王也最嘗仕齊故稱之輕忘其

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去國以避秦兵而公獨修虛

信最本善齊固不背齊然今相魏魏有以秦伐齊之形猶為虛信信謂親之為茂行茂盛美也

明羣臣明猶示也臣魏臣據故主據仗持也猶言為之此言最在魏示朝臣以為齊王

[不欺之此所謂茂行]不與伐齊[與去音]產以忿強秦[產猶生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猶生此節目也違秦不伐齊故秦忿]不可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智畧足以全齊]而有變[萬一有傷齊者]臣請為救之[此則非虛信矣]無變王遂伐之[伐秦]且臣為齊奴也[為去音言其為之如奴事主]如累王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猶誤也交謂齊魏]不可[此言非人之情]王為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猶患]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

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為一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譴之曰譴讁問也周之祭地為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援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者傍鳥必覺覺則羣驚而去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

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人多則多費也君必施於令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不必猶不可知也言不終窮或且為大人者此指翠也故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周顯王時也自顯威至是八十年矣疑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

三國隘秦赧十八年注具前隘謂隔絕之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見其隘於三國留其行不進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請為一作謂王聽東方之處聽偵候之東三國也處其所為秦必重公是公重

周下衍重周二字以取秦也秦重相則周重矣齊重故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猶舊也有言善之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天下重已善秦不可忽齊故又勸之取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宮元作昌下同此書作宮不一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輸言委以告之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元作且雎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作雎裘駟亦曰唐雎以華顛悟秦也此西人下同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為反間書以遺之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来

亡來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事泄露則死而不亟來自取之也因

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揚雄曰西北一候曰今夕有姦人當

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書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畫之以籌昭

翦曰何也曰補此字西周甚憎東周常元作嘗欲東周與

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宣揚也以惡

之於王也王楚懷也元作西周二字昭翦曰善吾又恐東周之賊

已此翦自計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翦惡東必善西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

東欲壞其交故賊翦翦死則西無內主於楚東因得使楚惡之遽和東周彪謂周衰君臣惟貪利而畏禍故一切趨避變亂於游談之口而無有持操翦之慮死如此其能復固其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九年復歸秦其相齊在薛公歸薛後見孟嘗傳蓋赧二十一年後也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免攻故可使之相禮子以齊事秦必無慮元作處矣子因令下衍周字最居魏以共之與齊俱事秦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田文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王而逐之聽祝弗齊人相

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二字齊合上章所謂以齊事秦弗與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則齊所重無如禮者有周下衍字齊之秦有秦必輕君君弗如急北兵趨趙亦與趙攻秦以秦魏能左右之曰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攻秦收最用之可圖後舉行猶舉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趙攻之信反也又禁天下之率率猶從也謂從齊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走去音趨之也言不趨齊齊王誰與為其國舍必重文孟嘗傳有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

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强故能得天下得天下則亦不能存齊夫秦補齊合則趙恐伐秦伐之故急兵以示秦趙兵攻齊秦以趙攻攻齊與之齊伐趙之猶趙其實同理以趙攻齊則得齊趙齊伐趙亦得趙故其理同必不處矣處猶據也言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據齊齊無兵而趙已出兵故也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理在受兵於趙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使得見前相工師籍恐客之傷己也傷猶毀此即後工陳籍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聽用好毀人彪謂工師籍非端人也禮義不愆何恤人

之言

周文君史書東周畧甚豈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惠公別稱也鴻烈道應訓亦稱周昭文君此後書訓皆鴻烈也免工師籍下行士字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誹謗也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見襄十一年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是也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元作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為門為市於宮中使女子居之國人非之管

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盖三取女也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毀之仲非樂於毀也其意欲掩蓋桓公耳一說仲欲掩公之非寧自毀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彪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蓋見譽者於弑君之列則後世名卿賢相何道而可以安於朝廷之上不仁哉此言也故衆庶成强言師藉之得衆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倉也

温人之周温時為西邑綦毋恢請之也周不納並東周客即對曰主人也矯稱東人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

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詩普徧率循也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周齊與天下合而謀己而又知趙之難子不敢違投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善齊故齊懼伐齊不下衍韓字之合必先合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言趙必破而為墟墟虛字同大丘也公不如救齊

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並韓地）趙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趙得取其邊地）公東收寶於秦（佐秦故）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韓魏唇齒之國故也）徐為之東（為猶謀也東謂齊）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秦韓故齊懼而合其實最時相齊慮有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其失在此）戰勝（勝齊）秦且收齊而封之（封謂強理之）使無多割（割謂出地）而聽天下之戰（諸國求地於齊齊不多割則必戰此秦弱齊之計）不勝國大傷（趙傷也時趙令秦與齊戰戰不勝則秦必咎趙能無傷乎）不得不聽秦（趙聽也）秦盡韓魏之

上黨太原魏地從為秦郡西土元作止秦之有已秦之所難者齊也已收齊則韓魏不守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趙以大傷故亦見制覆元作復國且身危覆如覆器然國趙也身謂拔是何計之道也言非計此策最為齊使趙拒秦也

石行秦周人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起皆為之此蓋起也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士備謹待之謂周君曰行秦謂之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爭於秦秦欲畀周爭者爭此也既謹待之則爭必得矣

戰國策卷二

戰國策卷三

宋 鮑彪 註

秦

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皆秦地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嶲益州皆屬焉

孝公

獻公子顯王八年庚申立

衛鞅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亡魏入秦鞅事公相公叔痤為庶子見魏策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屬弘農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

至猶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為惠王黥劓其傅墨涅其額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軼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朞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革甲也以革為札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木者有深而已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莅政有頃莅臨也集韻頃少選商君告歸懼誅歸商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

集韻女曰嬰男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讐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時自商欲歸魏不得故還秦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無念之者

惠文君孝公子元年顯王三十二年甲申也十三年始稱王前此稱王後人追書耳

蘇秦始將連横文穎曰關東為從西為横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横瓚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横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屬益州北有胡貉胡樓煩林胡之類集韻貉似狐代馬之用代幽州郡南

有巫山（在南郡巫）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北距此二郡耳故言限秦昭三十年始定為黔中郡後為武陵郡見後志）東有殽函之固（始皇紀注殽二殽函函關也在弘農）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之能奮擊者）沃野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於攻守）此所謂天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也（物之雄者強）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兵法之教（教猶習）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進効功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

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令也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今先生儼然矜莊貌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廣庭願以異日異猶它也俟成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為惠王初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未詳黄帝伐涿鹿屬上谷而禽蚩尤九黎氏之後見書史堯伐驩兜書止言憂之豈嘗伐之而不服耶舜伐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禹伐共工伐乃流之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卿士道之為惡武王伐紂齊桓任戰任猶用也

作內政寄軍令是也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轂輻所湊也相擊而馳言其衆言語相結結親也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猶辯也飭飾同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集韻條件也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策簡也大事書之稠多也言有司文書多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集韻聊賴也明言章理文章法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偉奇也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游說也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集韻厲嚴也効勝於戰場効致其功也夫徒處而致利徒猶空也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迫近也杖如杖劍戰謂持戟戟有支矛撞手擣也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論戰故獨言義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集韻凌侵也尚當從人詘敵國詘服之制海內子元元元元善也民之類善故稱元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則侯非其敵者非兵不可今之

嗣主時君皆繼世者也忽於至道皆惛於教惛不明也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沉猶溺溺於辭溺謂為所冒没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貂鼠屬大而黄黑出丁零國黄金百斤盡資用乏絶資貨也去秦而歸羸縢方言儋齊楚陳宋曰攍通作羸縢緘也履蹻負書擔橐高注槖囊也然則此字元作槖從兩說則上縢字當從巾囊也槖無底囊有底形容枯槁面目黧元作犁黑集韻黧黑黄色狀有愧色愧元作歸今從高注歸至家妻不下紝機縷也不下言自若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

喟大息也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漢志有陰符經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猶擇練湅帛也取其熟揣量摩研也遊說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錐銳也鍼之類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朞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華高麗也抵掌而談集韻抵側擊也

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匹端曰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一鎰二十四兩以隨其後約從散横以抑强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决於蘇秦之策决言用之不疑策謀也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猶勝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内廊東西序廟以

尊先祖人君之居謂之巖廊廟堂尊嚴之稱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盛之時黃金萬鎰元從水為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炫熿於道光耀也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草偃為喻也使趙大重為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樞門北也揉木為之如棬棬屈木盂也伏軾車前橫木撙銜集韻撙挫也蓋猶頓銜勒也橫歷天下歷過也猶橫行廷說諸侯之主猶庭教云杜左右之口杜猶塞天下莫之伉集韻匹也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漢為河南郡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洒掃也張樂設飲張施也郊迎三

十里迎於郊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傾耳而聽嫂虵行匍伏虵不直行伏音匍匐匍伏地也四拜自跪而謝集韻跪小拜也既拜復膝地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遜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譙周曰秦字季子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畧同合從在趙肅侯十六年此四年彪謂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止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嫂婦耳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祿徒耳惡覩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秦處士之號曰蘇秦欺寡人欺詐也言以虛聲恐之

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元作東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喻諭同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取城邑曰墮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魏人仕秦惠五年為客卿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十九年為武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

楚魏戰於陘山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記威王卒魏因喪取我陘山魏襄六年伐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魏許秦以上洛屬弘農以絕秦於楚使不助楚魏戰勝楚敗於南陽荆州郡非修武所謂秦責賂於魏責求也魏不與管淺秦人謂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寡人以地令戰勝魏王襄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猶會魏畏秦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秦之楚者多資矣之往也言將以厚幣往結楚好魏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

人攻其西魏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顯言之與秦遇魏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襄遇於境此下脫簡有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策有其事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於魏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齊魏讐也好魏故齊不合齊楚敵也齊不合故楚說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衍使景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買賣所之也言使楚以地贖鯉如之楚王

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衍下不字）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是便計也（使猶利安）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天下所輕）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助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時屬魏子夏老於西河之上是也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自河外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皮氏屬河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以卒與車豈喪地七百里時入秦耶與魏犀首公孫衍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若今虎牙將軍戰勝威王楚魏兵罷敝罷疲同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前八年也儀時為客卿魏七年納上郡此前十年也儀時為相田華之為陳軫二皆齊姓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郭號

同屬扶風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僑郭大夫荀息晉大夫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舌指諫臣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二年奔晉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屬河東大陽而憚宮之奇存之奇虞臣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左氏不言其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時亦未王謂其欲之能害王者之國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故稱之曰王者楚知横門君元作横君注有門字知為脫文

蓋秦將也之善用兵下衍用兵二字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權按儀初游楚楚相笞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無驕之之事令云然因其自楚来間之耳来必惡是二人惡言其惡也願王勿聽也張儀果来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遂不加善秦而善軫言楚善之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聽猶許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也

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己愛其親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己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欲以為子子胥忠乎其君伍子胥楚人平王殺其父奢胥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求委國為臣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後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嚭讒之賜劒以死天下欲以為臣賣僕妾售乎閭巷售賣去手也者良僕妾也良善也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如韋曲杜曲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有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自楚來也且為輸楚張本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約經束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策謂其所籌度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誂相呼誘也長者

詈之 詈罵也 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 時不久也 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 誂者對也 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 和猶應 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我詈人也 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誠有此則令之楚楚必不欲也 今楚王 懷 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情 補 輸楚楚 元作王 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否 之亦猶於 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

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元作孰〉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補〉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駁異也彪謂軫之辯類捷給而其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

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絶倫離羣者也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不復相過請謁事情謁白也情猶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焫亦燒也言伐其國以得其地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之事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命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羣臣而謀致之使至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史張儀傳末有此策帛作伯地缺平原傳注河内成皐有李城豈秦出兵與諸國遇於此地而見敗耶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高紀注轘轅緱氏險道屬河南當屯留之道屬上黨魏絶南陽秦使之絶楚臨南鄭亦河南鄭秦攻新城宜陽

新城屬河南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討也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挾天子挾持也以令天下號令指麾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顧還視也故為反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務趣也欲強

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三者於國如人之有資貨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漢中獨曰利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

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劫脅止也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罪而伐之臣請謁不義也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也齊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并並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也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屬猶附秦益强

富厚輕諸侯儀傳有在前十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為聞喜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卒同義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言并則幣非一物臣請試之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大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唯辭也傳稱往相楚是也亦無大大王敝邑之

王所甚憎者衍亦字無大齊王閔唯儀之所補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令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於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三縣有商城在於中故名弘農商縣是也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失楚援故齊弱則必為王役元作沒矣役言為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秦因楚絕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惠也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

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畢猶盡陳軫後見時去秦在楚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

先絶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必悢之悢猶恨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集韻弭止也通作弭以待吾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秦宜哉楚王使人絶齊使者未来来還也又重絶之張儀反絶句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絶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絶齊也乃出見

使者曰從其至其廣從六里橫度為廣直為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貧窶之稱言不能多與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聞於時者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雖亡所賂足以相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言無所喪王今已絶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元作固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

悍也彼安能用屈原哉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屬京兆）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集韻僅劣也）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記懷十六年有此十二年也）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寡人不佞（佞高材也）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治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傳言韓魏）

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王以其餘為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王病吳人故使人問之楚王使問曰使者還王問之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注家說有為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呻吟今軫將為王吳吟言不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館豎子有兩虎爭元作諍下同人而鬬管莊子將刺之傳管作卞刺直傷也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暴人者甘餌也以餌餌喻

之令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一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令詳秦王言為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令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為主也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順於理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機主發矢喻事之要也先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一二言反覆計之集韻悖亂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軫傳有無

計聽下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於韓起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三人者皆張儀之讐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赧王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相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死傷多張子不反秦懼秦以喪兵誅之魏若反

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其厚魏）張子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為魏猶有得秦之心）張子必高子（高貴重也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貴重之）因令楚王（懷）為之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張子謂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兩國之交）今身在楚（疾之身）楚王因為請相於秦臣聞其言（聞疾之言蓋誣之也）曰王（楚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

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言種樹不處者言非其所人必害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之必有禍今元作本漢中南邊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言不然天下有變王割漢中以楚和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畔猶背王謂害於秦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補魏謂魏冉楚人宣太后弟穰侯傳言其用事武王時此時冉欲如楚魏恐其合也曰公聞東方之語乎東東山曰弗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人說魏王哀薛公田嬰公叔也曰臣戰與楚戰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告焉契言以國為給以與王約王魏王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領項也言欲請誅持其項以受鈇鉞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下行十六字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事征伐也臣辛張陽主韓魏齊也此三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此臣之所甚患也此下乃說者之辭今公東而因言於楚公謂

冉東東之楚也因與楚好言是令張儀之言為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之是禹善譲令儀言楚依冉而冉果與楚合是儀之謀倖於禹也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說必欲敗冉合從之為公不如反公國謂德楚但施恩惠而不之楚而秦觀薛公之為公也觀其於冉如何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因宣言之所以信於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衍也字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請而得則儀重冉儀時相魏為儀請而得亦所以為魏魏亦重冉也

醫扁鵲（盧人字越人）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欲去其病）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所以砭彈臃腫）曰（補）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此如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趙簡子同時至是百三十年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闚窺同小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耳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而寡人死不朽乎甘

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外族輔行輔猶副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德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鯀竊息壤以堙洪水府則訓於中央言息壤湮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修武積之久矣二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夫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久矣今王倍數險倍背同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并猶

兼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屬漢中天下不以衍為字多張儀而賢先王惠文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冀州國後志一名中人亭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媒孽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元作侈之怨也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侈朋侈字近故誤史並作侈然韓策言公仲侈又言韓侈為兩人今定公仲名朋別韓侈也昔者曾子處費魯邑屬東海費人有與曾子同名

族者族姓也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若如故也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機之持緯者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使其母疑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疑之於王不適三人適啻同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

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言在中也爭之王王將聽之名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在三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役猶戍役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懽之使楚說也楚懽而不進韓必孤無奈秦何矣王曰善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於馮章馮章謂秦

王曰王遂亡臣詐為逐之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鼓以進軍而卒不上卒士也上猶前秦之右將有尉軍尉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法治士必大困甘茂曰我羇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喻也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内挫推也而公仲元作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示必死也於是出私金

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毀之如攻國然而外與韓朋元作侈為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謂死傷多怨之深矣使茂久攻二人持之故也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約也楚時助韓

兵在韓後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國雖合猶相疑故自相制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而已而其於秦不見多怨臣是以知其御也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抑元作印甘茂也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言其强辯與寡人爭辭寡

人數窮焉詘屈也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其健者來使者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來使集韻需音儒韋柔滑貌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請間之間暇隙也因暇與語將置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聞之於道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

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補逐逐衍也曰告人足矣不必告已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使為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誅元作怵於楚誅誘也若怵怵則恐耳而不使魏制和制謂主之楚必曰以鬻魏之言告魏秦鬻魏鬻賣也如賣友云言始約而終背之魏補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絶句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言魏且割地與秦時地未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大施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楚交不恤楚交忿也言不以交楚為意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切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詩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瑶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寅圍晉陽屬太原故晉兩卿詩唐國卒為三家笑趙魏韓也事見韓策晉出公十

七年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故越國揚州郡亦山名事見哀元年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哀十一年為黄池之遇陳留外黄注縣有黄溝又魏内黄注吳會諸侯於黄池今黄溝是哀十三年無禮於宋並哀十三年吳欲伐宋殺其大夫囚其婦人遂為元作與勾踐禽死二十二年梁君惠王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在河内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君為相不見齊楚及朝天子事後子死太子申也三十年齊敗我馬陵虜申身布冠以喪禮自居也而拘於秦拘猶制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

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雍擁同言擁有之徙兩周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河東陽注陽侯國取黄棘秦紀楚記懐王與昭王盟於黄棘皆此地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言善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濟水在温西北此言中國耳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逸詩言行九十里適足為五十里耳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依猶

據非楚受兵必秦也皆驕強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衍字王四國之兵敵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與之敵敵故不敢輕戰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外言四國不以為意權言能輕重四國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此言魏韓得之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以銷金喻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為天下笑矣彪謂此策孟軻之徒也惜其不名

秦王與中期秦人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為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者多迕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昭襄王武王母弟元年赧王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茂傳昭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也代傳侍燕太子質於齊將適秦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女在室者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遣之使去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

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恒常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茂事惠武昭三王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同握持也言多持

物往遺之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鬼谷注在陽城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爾不為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迎之於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元作秦僞為齊補王閒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猶八命之命茂傳有

獻則楚人為芊戎游說者謂公孫消秦人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伐戰伐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太后不善公也芊元作辛下戎者太后之所親也穰侯傳后同父弟芊戎為華陽君凡芊皆楚人今亡於楚在東周戎時未入秦知為昭王初也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使為周相楚必便之矣戎雖以罪去楚楚既與秦共資之必為楚用故楚利之是芊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秦王謂樓緩

趙人見穰侯傳此九年相秦而免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大河之東非郡名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元作勉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公子他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

鈞吾悔也鈞均同平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斷也猶必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補此二字之兵乃退緩時相秦對以他之言豈為佞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矣

薛公田文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収齊収猶取也禮時相齊親禮所以取齊昭十三年禮奔魏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必并相之相齊及秦是君

収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君必深齊讐冉也欲得陶故故下章曰攻齊不成陶為鄰恤然齊未免於兵亦不敢兩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文以此十三年奔薛卒攻齊之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魏謂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欲取晉必重冉齊予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破畏魏且取薛予魏而不能支秦魏得薛秦必害之而魏實弱不能當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也破齊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秦方以禮収齊則復

親之今齊不破是秦收齊之功遂也禮為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子必大窮矣

泠向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蓋齊攻宋恐秦害之故使向說秦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晉國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王何惡向之攻宋乎惡皆去音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言秦自知攻宋之利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謀所以定其封）若（元作若）於除宋罪重齊怒（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封不定故以為若除解免也）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補）不能與齊懸衡矣（懸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有戰伐之事）而齊之德新加（加德韓魏）與（衍齊字）秦交爭韓魏韓（補）魏東聽（謂聽齊）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屬沛）北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為濟陰高魚）權懸宋衛

言較其輕重宋衛乃當阿甄耳莊十三年注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濟陰莊十四年會于鄄史作甄此言二國如齊邑耳利有千里者二謂齊楚富擅越隸越勾踐國隸猶禮之秋官四隸征伐所獲之民也擅專有之事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支言細散取之腴腹肥也言肥沃如之以薄鄭薄猶迫也鄭屬長安在秦韓之間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皋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一年也史不書秦王欲為成陽君以趙魏策知為韓人此十七年入朝時在其國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宣為魏冉冉后弟時主五國之成后恐成陽害其事故為之言謂秦王曰

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翕猶收也言收之晩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藍田屬京兆豈難得哉此莱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楚此言三國既舍楚攻秦藍田可得也況於楚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況楚地謂秦且以漢中予楚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元作去三國攻楚史不書辭云上所言者也則

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之也言樂從從三國攻秦此一說也）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兵敵三國也其謀自楚）秦爲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趨秦告急）秦愈不敢出（畏三國也此又一說）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言絕其交）兵必有功薛公曰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并力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衍臣字）有功（此章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薛公時在魏附之魏則無薛公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此）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薛公惡齊故逐之韓春謂秦王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刦魏刦劫同則上黨秦之有也此上黨屬魏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秦之縣也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已珉元作岷下同字書無之而韓岷韓策作珉今並從之此魏人也欲以齊秦而困薛公爭魏權故佐欲定其弟佐負芻庶兄也定定其立臣請為王因珉與佐也因二人可以刦魏因薛魏懼而復之反齊女負芻必以魏歿世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齊女德秦而齊其父母國也齊又與薛公隙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與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起擊趙因伐狼光）兵必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和則冉重令不勝而和故輕）公不若毋多（謂專志於和毋他務也）則疾到（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欲戰也起冉所薦其言窮公起似不爾）陘山之事（穰侯傳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攻趙韓魏於華陽下且益趙以兵伐齊則此後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縣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三十四年）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屬河南此時屬齊）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齊公子）趙王（惠文）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

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不斥王故言告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齊背二國）不可信恃大國不義（趙以齊背之為不義）以告敝邑（告以伐齊）而賜之二社之地（邑皆有社二社二邑也）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之者）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

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讐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此二十七年敗趙取代光狼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獘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獘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獘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罷疲同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

楚為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破秦為之頓劍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也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

秦客卿造造其名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冉別封也越記注陶今濟陰定陶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國大也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言近於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

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天時非人所能為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令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得時之利無大於此因天下之力伐讐國之齊報惠王之恥心田單破燕燕惠王之初成昭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二年下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君謂燕相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也除害莫如盡逸詩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

（噲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功故有樂毅臨淄之役）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非以（元作以非）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卒猝同忽也）而從齊齊秦（元作趙）合其讐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於燕（使燕誅相）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元作偕）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它慮也

說秦王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擊芒卯後此三十四年也曰物至而反至猶極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邊陲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尊稱之耳時未為帝文王惠文王非孝文武王元作莊王按史秦輕楚頃襄王歇乃上書說秦昭王則史與此策書此為莊王誤也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也以絕從親之要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守事於韓守猶待成橋已元作以北入燕使燕入朝於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地予秦秦使之出也王可

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屬司隸拔燕酸棗虛桃人燕南燕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注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又蘇代曰決晉須之口魏無虛頓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桃人史作桃桃注燕縣有桃城今按任城有桃聚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元作申無休字今從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代曰北有河外卷衍注不地今按屬魏故魏記書拔我卷垣蒲陽衍而張儀說魏曰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元作恒河東有首山有垣以臨仁兵臨之仁地缺平丘元作兵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陳留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守而魏氏

服矣王又割濮（周紀注在江漢之南楚紀注建寧郡南有濮夷）磨之北（後志當陽縣注荊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胥所造）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憚言可畏）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高注肥猶厚地猶道則此誡字元作地也）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元作材史作仗）甲兵之強一（元作壹）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挫毀不持守也）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

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榆次屬太原智伯葬處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不注道應注干遂在臨淮豈此耶蓋或越王逐北至是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元作設利於前沒猶溺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濱也高注即干隧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其日可期韓魏反之

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上史注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毁也謂無而忘毁楚之强魏也楚毁不能侵之故强臣為傷玖下文宜有韓字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逺宅不涉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逺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走也毚狡也言兎雖善走或時遇犬犬能得之喻人心難知或可忖度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以慮患故辭卑而實

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猶累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頤也首身分離暴骨草澤暴日乾也頭顱僵仆顱首骨僵僨仆僵也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係纍為虜虜獲也鬼神狐祥狐之為妖者無所食無人為之依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男為人臣女為妾淵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惡安也王將藉

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資猶與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衍應字悉起應王齊趙魏韓也方言南攻故不及燕應言以兵從之盡躡秦也秦楚之兵補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屬楚國方與方與胡陵屬山陽銍胡陵碭碭屬梁國蕭相餘屬沛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地齊人南面泗北必

舉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十縣注入沛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救七邑及泗北故二國攻之兵勢無所分也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强足以校於秦矣校較同直也言與之敵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與抱反背也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强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同而詳事下吏事猶治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禁制也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强而注地於楚注猶屬言地廣詘令韓魏詘猶反歸

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元作臨以韓韓必授首言其服而請誅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如襟帶以河曲之利圍遶如帶韓必為關中之候比之候吏若是王以十萬補戍元作成鄭梁氏寒心戰懼則然許鄢陵並屬潁川嬰城上蔡召陵並屬汝南不往來也韓魏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内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斂手是王之地一注元作任兩海東南要絶天下也要謂中是燕趙無齊楚

齊楚補此二字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劫之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

段産秦人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芊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郎內諸官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元在韓策魏昭策白圭語同

段干越人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良趙簡子御駕馬在車下負軛云取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周穆

王之御不得與王良同時然學出於造父者得稱為其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不能然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旁見大叔于田言馬言服馬豈驂耶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纆索也以牽馬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得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障之於王不解是纆牽長也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雎得而間之

范子名雎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舊姓故史云魏人因王稽秦謁者令時使魏還入秦

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字通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利猶達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元作為也語曰人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集韻椹斫木鑕鑕鐵椹質鑕同要不足以待斧鉞鉞亦斧也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嘗亦試也雖以

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耶（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卞和之璞皆美玉名）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失謂不能別之故卞和三刖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主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厚言使之重）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凋傷也榮艸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王明

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闔合亡元作已同其言臣者亡其猶得無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絕句願少賜游觀之閒閒暇隙也望見足下而入之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猶陛下也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且說說雎傳有其未用之故使人持車召之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今者

義渠之事急（蓋脩李帛之怨）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然不敏（閔猶傷敏疾也自傷其見雎之緩）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下見賢遍切）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此謂去之）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教之為寵）范雎曰唯唯有間（亦隙也）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長跪也）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

而釣於渭陽之濱耳渭水出隴西首陽此渭水之陽詩匡咸陽之地若是者交疏也絶句已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猶在也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

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而為厲音賴惡疾也被髪而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子時稱之則其以力聞久矣奔育之勇而死史注孟奔夏育皆勇士育之力能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楚關名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無

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飢困故）乞食於吳市（胥傳在丹陽溧陽）卒興吳國闔閭為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陸通字接輿）漆身而為厲被髮而為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於時猶為之今為而有補故特以為榮）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蹷也（蹷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即就也）足下上

畏太后之嚴下惑姧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非大臣也終身闇惑無與照姧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慁溷同亂也濁貌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

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雲陽雲陽屬馮翊）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定涇陽）右隴蜀（隴西有隴坻即隴坂）左關坂（函谷關隴坂）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俊犬名博物志韓有黑犬名盧）而逐蹇兔也（蹇言其不俊）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强齊非

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義宜也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閔二十三年敗楚重立大有功）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拓地也）膚寸之地無得者（集韻側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疲同在野曰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

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元作山中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二十七年亡中山功成名立利附焉元作則今從史天下莫能害此言近攻之利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

魏可虛也可使為丘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彪謂遠交近攻雎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矯亂如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次之其可也於是舉兵而攻邢丘在河南平皋邢丘拔四十一年夏取邢丘而魏請附曰雎復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補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

舉兵而攻滎陽屬河南則成皐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河內山陽皆有此山晉隘也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衍魏字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雎傳有按史拔邢丘在親魏說後二年此三十八年也攻宜陽說亦在拔邢丘前則此邢丘拔要終言之也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齊之疏屬後為相封安平君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二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

王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不顧王也穰侯出使不報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遣使於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擊斷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其地剖符於天下剖猶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於諸侯

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實木子披其枝披謂褫之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中之也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救齊因相之管齊之權管猶管攝之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集韻宿夜也通作昔事在閔四十年李兌用趙減食主父減主父食百日而餓死趙惠文四年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亦昭王母弟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已臣今見王獨立於朝廟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

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此四十二年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雎傳有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缺有神叢與灌木中有神靈託之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曰吾勝叢叢藉吾神三日以神靈借我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必慧巧騆回投投壞右手自為投右強而便欲自取勝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

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籍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負之如輿載物）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衆）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於瓢）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强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注歲俸不滿百斛計日而食一斗二升）至尉內史（秦有郡尉有內

(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言不顛仆)其輔外布(輔謂股肱之臣)而(元作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強徵兵伐諸侯戰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

三貴竭國以自安據上文不及涇陽高陵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得毋分是衍我字王果處三分之一也彪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雎說昭王乃以太后為稱首忍哉君子所以進其身豈捨此獨無說乎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人魏齊魏相孰與孟嘗先時相魏芒卯之賢不信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韓人魏主兵也魏之兵以伐秦猶無柰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柰寡人何亦明矣中期

武王時已出此人至是四十四五年矣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料量也昔者六晉之時智范中行韓魏趙晉卿也實分晉國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二尺智伯出行水行去音按視也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在左為驂在右為御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魏桓子肘韓康子不敢正語以肘築之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蹈踵跟也

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强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彪謂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閒暇宜數聞之魏䲨十一年有此四十一年也以在取邢丘下故不可先范雎事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以人從葬曰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

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后死在四十二年

秦攻韓圍陘傳四年次于陘注楚地潁川召陵南有陘亭此時屬韓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此四十三年也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强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鬬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

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儀死至雎之相四十四年矣儀亦未嘗在韓此必誤張儀之力多且割元作削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非力也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元作璞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謝辭去也今平原君趙公子勝惠文王弟後相孝成見魏

無忌傳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脫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未詳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眩目無常主也故為惑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鬬者投之一骨輕起相牙者

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補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屬魏郡趙奢傳注在邯鄲西高會高紀注大會也相與飲謂邯鄲人邯鄲趙國都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者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謀人之昆弟公與秦計功者應侯教唐雎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令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鬬矣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趙括也報其父稱曰然又即圍邯鄲

乎四十八年十月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鄢江陵注郢都又郢故郢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趙國襄國注故邢國此字當作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

一元作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來和因以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為之下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嘗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公之愛子衍也字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為子時

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即為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為餘子臣何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秦人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問其心誠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元作為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

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汝南民為韓虜獲者）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圖邯鄲也）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集韻俸秩祿也）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後志泫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七年）秦軍大克（元從寸下同徐鉉曰勝此物謂之克若尅則殺也）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

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鄉人飲酒也)飲食餔餽(餔申時食吳謂祭鬼曰餽)以靡其財(集韻靡糜通壞也)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治也)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并力)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衍五字)校大夫王陵將而伐

趙陵戰失利亡五校集韻校木為欄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為號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後志屬江夏起此二十八年取鄢二十九年取郢楚人震恐震霹靂震物也故為恐東徙而不敢西向徙陳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補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十四年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櫓同大楯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

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雖稱王命故云）大發軍人數倍（元作君）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頃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疎（集韻斥亦疎）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發梁焚舟以專民（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下行以字背同）

掠於郊野（掠奪取）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不反走也）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三年耳故稱曰孤）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魏攻秦魏記言佐韓也）欲推以為鋒（鋒軍之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元作待）韓陣（持不決戰也）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曰北）以

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服遂釋攻）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屈折肢節）臣推體以下死士（推體猶委質）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挑推撓也撓敵求戰）必不肯出圍

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
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
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
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
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鋭
以冦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
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
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

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

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軍敗則辱此所謂愛名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事在四十八年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末　彪謂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行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遽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箕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杜郵之劍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也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

曰嫗母也曰其夕其孺子孺乳子也婦之嘗乳者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內其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之者人心固有教猶告也孺子內士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令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告稽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即魏策龐葱所稱者十夫揉椎揉屈巾木也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

杜摯以反摯猶之副也睢傳言稽與諸侯通則此所惡亦其實也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稽始薦睢睢後任稽守河東范睢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衍字楚魏開言始得罪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習猶狎故舊也言非王近習之舊王舉臣於羇旅之中使職事職猶主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元作遇惑衍或字與罪人同心罪人謂王稽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過猶誤也昔舉而今誅之是舉之誤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加恩以國相禮葬之王必

不失臣之罪（已殺之）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然其過舉之言）

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試之以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元從女從

后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謂地廣也民不樂後也爭先附之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一舉成之不待後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復於無事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趙怒必於其已邑必欲戰服使為已邑趙僅存哉言所存無幾然而四輪之國也輪猶通言其民於適四方無所不通故下言從而不止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時攻邯鄲不破故曰今雖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新民未服故則雖從而不止矣言且

去之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戰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為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為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言世主志慮欲爾罷

楚（並音疲）敝魏與不可知之趙（未亡而有亡形）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宣者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民為之用元作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元作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秦（補）為齊兵困於殽函之上十年攘地（攘推也猶拓）秦人遠迹不服（遠迹畏而避之也然終不服）而齊為虛戾（戰敗其地為墟其民為戾戾疾也按齊記及表不書秦敗齊惟秦紀惠十二年東攻齊昭二十二年伐齊河東為九縣三十六年攻齊取壽剛不至是也此樂毅入臨淄之役也秦與五國共敗之）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

何也破韓魏宜能強而適足自存者何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今謂世主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威宣將収破齊罷楚敝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從一合從為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夫刑名之家申韓之徒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為也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而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故曰非馬此臣之所患也言難者皆

無端若此故可患而今非若此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屬河內服其人三國從之趙趙奢齊鮑佞并楚為三趙奢鮑佞將絕句楚有四人不名告之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不隨擊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亡其憎懷而愛秦耶亡其猶無亦云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補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為能知秦之不可當也故裂地以敗於齊此下申言上殺函之敗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

也而馳於封內言不出戰所謂橫行於中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

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以此策為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迄始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為孝成九年邯鄲圍後說是後秦獨攻取兩周猶息兵五六年前此後此皆無觧兵之事

說秦王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删去說云者猶西周謂齊王之比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審悉也雖然言已未能如言臣願悉言所

聞悉詳盡也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陰北陽南連荊楚也始皇諱其父名故稱曰荊知此書始皇時人作固齊時山東國齊楚為大故從人連結之恃以為固收餘韓韓時弱多喪地今存者其餘也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赧五十九年與諸侯從此五十一年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此謂從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藏庫兵車藏令詳凡有藏者皆得稱也囷倉空虛囷圜廩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者故在後而皆

去之不能死不戰也非元作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亦殺之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補無相攻元作攻相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敢與相攻者出其父母懷衽之中衽衣衿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裼此頓下也集韻徒空手裼袒也犯白刃蹈煨炭煨盆中火斷死於前者以死自斷比比元只一字是也比次也言如是者相次不一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言死難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奮言勇不顧死一可以合十與敵合鬭十可以合百百

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決之稱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之害故不如以此與天下與言與秦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當相值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疇耕治之田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猶言無它事謀臣皆不盡其

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閔二十八年）西服秦（荊秦事未詳）北破燕（十五年）中使韓魏之君（两國從其役）地廣而兵强戰勝攻取詔令天下（以詔令令天下時未稱詔此秦史之言耳）濟清河濁足以為限（東郡壽張注涑上有朐城又平原有鬲津般河皆近齊）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蘇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志注防門即鉅防）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中破之類）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

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太湖一名湖亭一名震澤一名洞庭熊繹按楚熊繹都丹陽文王徙江陵是為郢都昭王徙郢所謂故郢又自郢徙都與鄀為五史多言鄀郢齊策鄀郢者楚之社國知鄀亦為都江南即漢志楚地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荆王項襄亡走東伏於陳見白起傳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强齊燕强於二國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舉猶行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木主社置宗廟令帥天

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即華陽之所）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元作郛）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荆趙之志絶（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舉魏則二國不通）荆趙之志絶則趙危（趙尤近秦）趙危而荆孤東以强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

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壽剛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内潞即露耳故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志不堅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無險隘故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曰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事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

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冀州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也）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河外（滹沱河之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齊復取之取之則益弱矣）中呼沱（元作池）以北（中言中分之呼沱在代鹵城）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荆魏

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壊韓蠹魏蠹者病其中也挾荆以東弱齊燕决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之津津在東郡以流魏氏流猶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胥同待也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乃取欺於亡國亡國以長平之所創謂先世敗言趙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

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合從也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元作下）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河內共淇水所出）右飲於洹水（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後志在良鄉東南）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絹素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主於晉陽（禮大夫稱主）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錯措同置也）數策（以蓍莖也）占兆（灼龜拆處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降）而

使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背之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知死所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舉謂一舉舉趙亡韓舉亦拔也臣荆魏親齊燕二國去秦遠未可加兵故親之以寛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獨後亡以此故也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

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徇行以示人也）以主不忠於國者（主言以為首惡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説也而史失其人猥以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人奪之也爾雅鬲鼎也）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匿之時安平擊趙以二萬人降趙）王稽（通諸侯也）皆負重罪應侯内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

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名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説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質猶體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志也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

富貴顯榮成理萬物理治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統紀也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言其兩全美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絶豈非道之符言行道之効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衛人仕魏後相楚而死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勾踐之相其卒亦可願與元作矣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説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猶竭己盡公不還私還反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

情素（素其所蓄積）蒙怨咎（集韻冡覆也蒙冡同鞅嘗刑太子之傅知必見怨咎猶冒為之）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卬則鞅之舊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固）毀譽必欲（元作有）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困辱（離羅同集韻遭也）悉忠而不解（解懈同）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離猶去）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

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晉惑亂僖五年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戮殺也賤之如刑戮詬辱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間言有隙可乘因曰商君吴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

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信）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批挽同匹齊切擊也集韻挽或作批又蒲結切）廣地殖穀（植種也）富國足家强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

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杜注陳留外黄東有葵丘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九年吳王夫差無敵元作適於天下輕諸侯陵元作凌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史噭豈君王后之父耶叱呼駭三軍叱訶也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

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補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郡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言殺之酷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之業自是之後趙楚懾服懾失氣也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咸陽西門十里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

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楊越越屬揚州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解斷其四支按起傳宗室大臣射刺起死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剏邑墾耕剏造也辟地殖穀殖植同率四方之補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吴成霸功勾踐終棓而殺之棓戛補同轢也蓋逼之楚記言賜劍死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居陶易姓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衍字分

大拔（大言全勝也）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補）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斬謂絕之此言斷三晉之路）棧道千里（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通（補）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秦秦人）如時不退（時是也）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

喬松之壽喬王子晉松赤松子皆仙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来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請歸相印昭王强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在五十二年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補秦

十餘年事補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居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澤傳有彪謂周衰辯士皆矜材角智趣於利而已惟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澤之謂乎

孝文王昭王子元年辛亥周亡於是六年矣

濮陽人屬東郡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

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猶詒世後世願往事之事猶為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扇城趙地缺故往說之曰子傒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故禍福未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為糞土弃死且賤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以求歸為事可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

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厩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春秋舉成歲此言其年高)一日山陵崩(山陵喻高且固崩喻死)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說有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衍其字)寧於太山四維(四方之隅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離席前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

也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出質本以文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為德講必以恩紀講好於趙秦王老矣一日晏駕天文志注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隕臣子之

心猶謂宮車晚出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子楚子楚脫亡歸與此駁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服楚製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止宮中間曰間政事之隙陛下嘗軔車於趙矣高紀五年注陛者云云軔礙車木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於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朌二十八年注一箇單使也存問也問其

存亡

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為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名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立後不韋說使歸之不韋傳則言孝文為安國君時歸與此駁　彪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嬴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此得嬴而飲酖於蜀於是知有天道矣凡不韋所立於時皆喪身滅國之事周衰士之憸險傾邪無恥於不韋者不足算也不足算也子楚之計平平耳孝文稱為奇而立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 文王子元年壬子

始皇帝 莊襄王子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 秦人 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 徑者道所出也 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 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茂之孫 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

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元作君）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槖（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於秦）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

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起傳言賜紉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文信離婁注孺子童子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

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强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補趙攻燕得上谷幽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羅傳有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補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

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勢銚芸苗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悖艴同語色艴如也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韋又通嫪

（毒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資齎同）聽之韓魏（時不通諸國故請王聽其往也）入其社稷之臣於秦（說之使歸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衍於字）

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幽王七年殺之此十八年齊入朝四國畢元作必從齊魏燕趙也殺牧時已虜韓頓子之說也說始皇在十年還太后前此要終言之彪謂頓子之義高於范雎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木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矣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眾不足以為强若土廣者安人眾者强則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强矣曰趙强何若曰猶言舉左案齊言舉兵於左則齊下案下也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二國千乘之

宋也宋於七國時爲千乘令使齊魏如之築剛平趙地鈌趙敬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我剛平皆不注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莫敢闚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改事也僖二十二年注委質屈膝也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補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因退爲逢澤之遇開封東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稱夏王夏中國也一補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宣

王（元作太公太公和時無此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贄同羔鴈之屬）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趙成侯二十一年魏拔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不至如此所稱故定為宣王馬陵之役）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亦避始皇父諱楚威七年伐齊敗之徐州）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縳遇於泗水之上（縳齊將揚之水注中諸姜）而大敗申縳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即此此魏地也蓋赴魏之難）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缺）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掫（掫夜戒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自衛示畢）

也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解之北說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齊也於是天下補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高注紂當為牖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絕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

四國為一荆齊燕代見下文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財力困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

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元作安）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之也）舞以其劍（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王劍賜之使為舞時用）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見其書恨不及見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說之賈與李斯毀之死）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也三晉滅久矣）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

監門卒也賈其子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厲礪同䃺也王名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有婦功也天下願以為妃妃匹也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

元作聞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婦逐之也不經見朝歌之廢屠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讎不庸後志琅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釣於棘津令存讎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為庸不見用也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鄙為鄙蓋鄙鄙之人為賈者仲嘗與鮑叔賈南陽之敝幽修武南陽也仲顏上人嘗以貧困隱此敝困幽隱也魯之免囚見莊二十九年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於

秦養牲者以五羖羊皮鬻之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用咎犯之謀破楚成王於城濮與此不同杜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醜恥也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補使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辭湯之聘申屠狄紂時人自沈于淵並見莊子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為用則或聽取察言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八寸曰咫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

願望於上（無功而願賞虛願也）秦王曰然乃（衍可字）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高誘妄人也注此書謬妄非一處如此策以姚賈為陳賈齊策以伐燕為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於孟子之書宣閔皆當伐燕而之噲之後實閔王也誘之率意如此愚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為此發憤故其所稱皆必有依據懼獲罪於後人也）

戰國策卷三